

尹河南集

首冊是南澗手鈔

季文澗周香巖羅台山三君手板

巖

始於尹洙遊為古文議論書世事迭相師友

字之選無不為者今而六字
則休下有休字
古之道遠矣依古人多遠哉
以法後世無以字

尹師魯河南集序

高平范仲淹

池北書庫



此序原在帝宅
字皆異他不類
殆是正新林坊
范集初。新
博然序中前
寢本集作以
有范希文序
白正正序注

予觀堯典舜歌而上下文章之作醇醜迭變代
無窮乎惟抑末揚本去鄭復雅左右聖人之
道者難之近則唐正元元和之間韓退之主
盟于文而古道最盛懿僖以降寢及五代其
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髦俊率從焉
仲塗門人能師經探道有文於天下者多矣
洎揚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世學者刻辭

鏤意有希髮鬚未暇及古也其間甚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適用於廢而弗學者久之洛陽尹師魯少有高識不逐時輩從穆伯長游力為古文而師魯深於春秋故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方聳慕焉遽得歐陽永叔從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其深有功於道歟師魯天聖二年登進士第後中拔萃科從事于西都時洛守王文正沂公暨王文康公並加

禮遇遂引薦於朝寘之文館尋以論事切直貶監郢州市征後起為陝西經畧判官屢更邊任遷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以前守平涼日貸公食錢于將佐議者不以情復貶漢東節度副使歲餘監均州市征予方守南陽郡一旦師魯鼻疾而來相見累日無一言及後事家人問之不荅予即告之曰師魯之行將與韓公推幸歐陽永叔述之以貽後代君家雖貧共當捐俸以資之君其端心靖神

無或後憂師魯舉手曰公言盡矣我不復云
翌日往視之不獲見傳言曰已別矣遂隱几
而卒故人諸生聚而泣之且歎其精明如是
剛決如是死生不能亂其心可不謂正乎死
而不失其正君子何少哉師魯之才之行與
其履歷則有永叔為之墓銘稚圭為之墓表
此不備載噫師魯有心於時而多難不壽所
為文章亦未嘗編次惟先傳於人者索而類
之成十卷亦足見其志也故序之

河南先生文集目錄

原本新埭批
諸用半筆塗卷一

字用粉筆改
字用墨筆
皇雅十篇

俱以緋筆代
天監 西師

其筆筆文
者武 憲古

簿所加也乾隆
大鹵 帝籍

乙酉除日記於
廣工 帝制

竹西書屋
皇治 太平

律詩七篇



鄉應作鄉

贈三鄉浮屠智聰一首

和人過韓柱國廟一首

過興平哭耿諫議喪一首

舟次壽州寄江少卿一首

和河東都運施待制二首

隨州聞劉易入終南山一首

卷二

雜擬九篇

叙燕

息戍

述享

矯察

考績

審斷

廣諫

原刑

敦學

卷三

雜文九篇

河南府請解投贄南北正統論一首

攻守策頭問耿傳一首

憫忠 辨証

兵制 退說

好惡解二篇

考作議
詳後

按宋史耿傳

字公弼其為

傳字三其某

內史耿傳直

史記

惡

卷四

記十二首

襄州峴山亭記

鞏縣孔子廟記

伊闕縣築堤記

志古堂記

張氏會隱園記

王氏題名記

秦州東西城記

潞州題名記

岳州學記

書禹廟碑陰

題楊少師書後

題祥符縣尉廳壁

卷五

序十首

郢州送路綸寺丞一首并詩

送李侍禁一首

西

迴

送浮屠奉堅一首

送王勝之贊善一首

送浮屠圖秘演詩集序

送隨縣尉一首

送浮屠迺光一首

送光化縣尉一首

送供奉曹測一首

送邱齋郎一首

卷六

書啟

上葉道卿薦李之才書一首

上陝倅尚屯田書一首

答黃秘丞書一首

上京兆杜侍郎啟一首

上呂相公書二首

上宣徽小啟一首

卷七

書啟

慶

荅環慶招討使范希文書一首

與范純佑監簿書一首

上環慶招討使范希文書一首

永寧寨荅韓觀察出軍利害書一首

與儀州曹穎叔殿丞書一首

賀參政范諫議啟一首

賀樞密富諫議啟一首

卷八

書啟

渭州謝宣撫樞密韓諫議書一首

又議西夏臣伏誠偽書一首

又議修堡寨書一首

又議斬首級賞罰書一首

上陝西都轉運孫待制書一首

上樞密杜太尉啟一首

與邠州通判劉几太博書一首

上四路招討使鄭侍郎議禦賊書一首

偽

字集
本傳作几
几作凡

卷九

書啟

答秦鳳路招討使文龍圖書二首

與四路招討使李諷茅書二首

與永洛董士廉第三書

與幕吏石輅李仲昌書一首

答諫官歐陽舍人論城永洛書一首

水集內水洛多
正之

水

卷十

書啟

答河東宣撫叅政范諫議啟一首

答樞密韓諫議書一首

賀兗州杜相公啟一首

答河北都轉運歐陽永叔龍圖書一首

答鎮州田元均龍圖書一首

與鄧州孫之翰司諫書二首

上鄧州范資政啟一首

答揚州韓資政書一首

答福州蔡正言書一首

答章固太博書一首

後小張世
必有一誤

卷十一

書啟

答計用章秘丞書一首

答汝州王仲儀待制書二首

答鄧州通判韓宗彥寺丞書二首

答環慶經畧使施制書一首

答鄧州李仲昌寺丞書一首

答李伯昂秘校書一首

答張子立郎中書一首

答謝景中平監簿書一首

答江休復學士書一首

與劉察院荐樊志道書一首

答致仕李康伯率府書一首

別南京致仕杜少師啟一首

卷十二

行狀碑

故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行狀

故知同州軍州事李公行狀

故王文康公神道碑銘

卷十三

表碣述誌銘

故龍圖閣學士劉君墓表

將仕郎衛君墓表

朝奉郎王君墓碣銘

王先生述

大中大夫王君墓誌銘

太子少傅趙公墓誌銘

卷十四

誌銘

故三班奉職尹府君墓誌銘

故將作監主簿陳君墓誌銘

故永安縣君李氏墓誌銘

故夫人王氏墓誌銘

故鄉貢進士謝君墓誌銘

故陽翟令趙君墓誌銘

故霸州知州張公墓誌銘

簿

館

故直史館陳公墓誌銘

卷十五

誌銘

故天水尹府君墓誌銘

故朝奉郎耿公墓誌銘

故大理寺丞皮君墓誌銘

故夫人黃氏墓誌銘

故宣德郎侯君墓誌銘

故太常博士何君墓誌銘

故贈秘書丞左君墓誌銘

故金紫光祿大夫李公墓誌銘

卷十六

誌銘

故朝散大夫張公墓誌銘

故大中大夫韓公墓誌銘

故轉運使韓公墓誌銘

故西京留守盧公墓誌銘

故西京左藏庫使王公墓誌銘

卷十七

誌銘祭文

故金紫光祿大夫張公墓誌銘

故朝奉郎張君墓誌銘

故朝散大夫李公墓誌銘

故將仕郎任君墓誌銘

祭僕射王沂公文

祭謝舍人文

謝

卷十八

表疏

乞坐范天章貶狀

論命令恩寵賜予三事

論朝政宜務大體疏

論朋黨疏

進正觀十二事表

論城水洛利害表

水

卷十九

劄子

乞延對大臣議邊事

乞講求用兵故事

論諸將益兵二首

論遣使不當強而使之

乞減省寨柵

乞計邊事時出睿斷

乞即臣自募傳從

乞省寨相騎軍

乞募土兵

賣

乞鬻民爵以給募兵之用

乞半年一次詣闕奏事二首

卷二十

奏狀

奏軍前事宜狀

奏論金胡寨狀

奏閱習短兵狀

奏論戶等狀

奏令環慶路與涇原路相應發兵馬牽

狀

明

令

時立特
像
柵

制賊勢事

奏為近差赴廊延路行營其兵馬乞移撥往環慶路事

奏為已發赴環慶路計置行軍次第乞朝廷特降指揮

奏為到慶州聞賊馬寇涇原路牒劉政

同起發赴鎮戎軍策應事

奏為擅易慶州兵救援渾原路事

河南先生文集目錄終

目錄卷之九
補抄而注
元本缺今補

跋河南先生集

尹師魯為古文在歐公前前乎師魯者又有穆修鄭條
柳開輩開河東集余從溫陵黃俞邵氏千頃堂鈔得
藏本穆修叅軍集則代州馮秋水方伯順治間刻
于金陵唯鄭條集未之見然二集文皆踈拙而石
守道徂徠集尊開之學不啻李漢輩之于昌黎
此不可曉也師魯河南集二十四卷詩一卷餘皆雜文
前有范希文序蓋北宋人文章之傳于今者得見其全如此集者僅矣
惜寫本多魚豕之謬安得別本讐對之姑校正其
可知者餘則闕疑不敢妄有竄改康熙十九年九日
新城王士書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一

皇雅十篇

國子祭酒

憲古

凡皇當作皇

天監

西師

耆武

憲古

大鹵

帝籍

度工

帝制

皇治

太平

律詩七首

贈三鄉浮圖智聰一首

和人過韓柱國廟一首

過興平哭耿諫議喪呈絳畧副使韓密

學一首

舟次壽州寄濠州江少卿一首

和河東都轉運施待制二首

隨州聞劉易入終南山一首

皇雅十篇

天監^受命也自梁^至于周兵難不息宋受命統一

萬方焉天監下民亂靡有定甚武且

仁祚厥真聖仁實懷徠武以執競匪虔匪劉

極我大命自昔外禪月經日營令以挾制政

凡紅筆旁注者皆徑字又

繼^係注塗去以陰傾帝初治兵志勤于征奄受神器匪謀

者^之也博雅註欺也史記吳王濞傳註亂而^成維^維路弗^虔處卒汗叛迹戎輅戒嚴皇威有

天下被^被寇^誣民吾勇其百殄厥渠魁貸貸其反

技夫技字新側帝朝法宮左右宗公技夫悍士以雍以容

城指出文繼當作技作收似仁濞爾居爾室爾工爾農既息既養惟天子功

天監四章章八句

西師征蜀也

本是在主字無王用西師岷梁弗賓匪曰負固實效晉人斬

城改作王字訓予誓念我將臣正厥有罪無痛傷民矯

私文禮作
和似誤結

虎士載摧其壁于嗟孟侯亦果其策迎師而
降靡抗鋒鏑豈獨身謀完是宗國蜀都既平
將臣失律此衆悍驕彼民危慄當逢合萬為
力一匪懷則威帝心是恤帝曰將臣予嘉廢
命毒民爾弗有終邦典用疑惟罪惟功靡乃
痛殛而削協于厥中帝曰孟侯受封于楚淑
旂瑀戈備物異數俾爾族姻及乃文武服在
王度靡不有序蜀民呼歌天子威靈保我者
卦暴我者刑匪功是私和匪弱是陵天子惠民

疇敢不承

西師六章章八句

者武受俘也命將伐南海平金陵俘二王以
獻

者武定功時維二方淮服其又海南遂荒孰
孱而盤孰暴而猖自底不諛乃終滅亡帝戒
二俘同即爾誅予惟民無辜休息是圖時其
輯矣寧威獨夫帝嗟汗邦久罹干戈兵或暴
下以征或敷虐以刑予命中典協于國經民

服德音室家以寧

者武三章二章八句一章六句

憲古令守臣也削其附庸以強帝室焉

帝懷永圖治古是憲四方守臣惟屏惟翰在

昔艱難弗惠訓典跨都連城高牙以建有士

有民肆乃征繕以息以容終焉叛與凡今帥

臣狃厥聞見匪革亂原曷清多難帝俾告庶邦

式是典彝元侯顯父威臣宗支正乃封圻予

一人是毗允曰附城圉爾俾之畜兵享賦靡

爾得私毋凶而國作福作威天子有命疇敢

不祇子孫承承惟萬世規

憲古二章章十六句

大鹵王師討晉罪也

冀州之疆粵惟大魯俗忤而專地扼而固協

北幽都蕩搖邊圉三垂既夷克威弗阻帝御

六師百萬貔虎剪其附庸至于城下鋒鏑始

文梯衡如舞蠢爾孱王請附負降虜我士奮揚

願究吾武皇帝曰吁念彼黎庶匪鯨匪鯢復

渙

垂

士文繼作
士誤

為王土士晉郊既平九區以寧陳功太廟告假
威靈在昔武王于高觀兵惟我藝祖亦勤于
征匪貸晉罪俟厥貫盈聖作聖繼魏相祖承
皇矣二后功莫與京

大鹵二章一章二十二句一章十四

句

帝籍修故典也躬耕以劭農焉

帝籍于郊典刑儀具陳務農以訓供祀以勤勤

慎字不諱是敬
此書元本為高

祀于在誠匪勤于人訓農以實匪訓以文帝慎

宗時利也

二物乃躬乃親公侯卿士暨厥庶民祈旬有

制飭哉惟寅帝賚高年式宴且喜種種黃髮

族立而議我生艱難暴亂以寄耳再征金鼓日

狎戎器皇其我圖親講農事有子有孫力田

孝悌鼓舞至仁薰焉如醉

帝籍二章章十四句

庶工任賢也

帝咨庶工疇其輔予俊人以登厥勞乃圖匪

忘舊勲非賢勿俞魏衣台盛德以居任賢

伊何昌言是庸勉告爾猷罔恤乃躬豈無猶
辭拂于予衷予不爾疾爾無面從始時從官
戎容揚三今帝左右儒冠煌三朝廷以尊文
物典章得人之盛奕世重光

庶工三章章八句

帝制北方請盟也

帝制萬方邦罔有弗賓蠻夷戎狄羈而勿臣威
格三方稽顙獻琛單于革心願交使人帝謀
公卿列侯庶枝咸曰彼心暴戾陰狡既擾我

枝將校

本是珍新
改琛

疆復利吾寶無若勵廢龍襲其還道皇曰有眾
予實念之茲戰無必勝矧其歸師借曰大獲疇
能盡之益蓋彼餘醜毒吾翔墜乃俞其盟北州
以綏在漢世宗抗威北戎暴農筭商經用弗

○

○

充中土震騷漢南始空降及後世猶稱厥功
於穆聖考德無與侔匪勤于兵北人猶遂來
逮是三紀逮俗以懷生民休息嗚呼仁哉

帝制五章四章章八句一章十句

皇治慎刑也帝仁于用刑在位者以寬恤為

文體為
述而改物

治焉

繫
卯

皇底其治欽哉惟刑在疑而宥罔察為明愛
怒弗肆孰為重輕毋一弗辜辜惟典之平前世
理官倚法以刑匪彼為仇蓋曰任職今之蔽
獄務正其辟鑒于前人繫我仁德皇德在仁
寢而成風公侯卿士靡不率後靡卯萌生成保
厥終不鄙不天樂哉融

皇治三章章八句

太平封祀告成功也

噫日太平無象兮世烏得而知惟盛德可迹
兮其封祀之儀東岱宗兮西汾睢禮上靈兮
賓地祇皇有征兮吾民以嬉皇有祈兮吾民
是私天敷佑兮俾皇之釐永世億寧兮無疆
之基

太平一章八句

律詩

贈三鄉浮圖智聰聰一首

伊昔相逢日于今二十年師隨安樂住我豈

利名牽印笑真德爾何如養浩然西門女也
路未得賦歸田

和人過韓柱國廟一首

隋氏一宇內三將皆勇夫賀_公活以累揚素
死猶誅賢哉韓柱國身與功名俱廟食垂後
世祀典誠有諸荒忽臨終言遂此惑庸愚

傳

過興平哭耿傳諫議喪呈經略韓密

學

去年使旆西征日一見稱君胆氣豪始信推

膽

胆口脂也
人多混用

心待國士能令視死如鴻毛從來投筆輕文
吏自此橫尸貴爾曹槐里今朝逢輔旆依然
舊館一長號

舟次壽州寄濠州江鈞少卿

雨漲灘頭沙已空一帆西上快清風誰知去
郡遲_二意猶逐淮波日夜東

和河東施待制二首

已成沈約難并恨且奉陶公有限盃感事傷
春多少意_星星漸入鬢中來

屋_星星

又一首

千里觀風使節來百城舒慘繫行臺威嚴少

俗

猶

霽猶知幸誰信芳樽鎮日開

處士劉易隱

隨州聞劉易入終南山

虛

沈括離

神驥渴死追無蹤離婁眩目迷虛空九衢權

權

筆誤

游尚故處一日忽在終南峯附勢趨權徒擾

擾

擾生歌死哭何忽：人間萬事既不了莫教

聲譽過閩東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一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二

雜議九篇

叙燕

息戍

述享

審斷

原刑

敦學

矯察

考績

廣諫

叙燕

持車都作恃

事畧

東都事畧附

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持燕挾虜茂能自

固以公孫伯珪之強卒制于袁氏獨慕容垂

乘石虎亂乃并趙雖勝敗異術大槩論其強

撰

目什謀擬

而室史本

傳什雜

議

乙宋史作一
弱燕不能加趙趙魏乙則燕固不敵唐三盜
連衡百餘年虜未嘗越燕侵趙魏是燕獨能
支虜也自燕覆于虜虜日熾大顯德世雖復
契丹勢日熾

宋史自燕于
大宋史國初始與
并合。宋史王
師伐蜀伐吳秦
然不以兩河為顧
久禮之作奉
虜字宋史俱
作契丹

三閑尚未盡燕南地國初虜與并合勢益張
然止命偏師備禦師伐蜀伐吳秦然不以兩
河為顧是趙魏足以制虜明矣并寇既平悉
天下銳專力于虜不能攘奪尺寸地頃以百
萬眾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戰
然我眾負城有內傾心戰不必勝不勝則事

當云戰又不勝
嘗云戰又不勝
當云戰又不勝
當云戰又不勝

壁倚
兵分為三壁于爭地掎角以疑其勢設覆以
待其進邊壘素固毆民以守之俾其兵頓堅
城之下乘間夾擊無不勝矣蓋分不分有六
弊使敵畜勇以待戰無他支吾一也我眾則
士怠二也前世善將兵者必問凡何今以中
才盡主之三也大眾倘北彼遂長驅無復顧
忌四也重兵一屬根本虛弱纖人易以說
五也雖委大柄不無疑二復命貴臣監督進

幾
宋史作干
宋史作干
宋史作干

宋史作干
宋史作干
宋史作干
宋史作干

潼

退皆由中御失于應變六也兵分則盡易其
弊是有六利也勝上事累有且字勝敗兵家常勢悉內以擊外
失則舉所有以棄之符堅淝水哥舒翰潼關
是也是則制敵在謀不在衆事累有且字以趙魏燕南益
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帥之將得
專制就使偏師挫衄它衆尚奮詎能繫國安用下事累有
危哉故師覆于外而本根不搖者善敗也家字
者六國有地千里師敗于秦散而復振幾百戰
猶未及其都守國之固也陳勝項梁舉閭東

晉於道

誦聖宗史
作誦習文
禮六作聖書
東都事界
聖下多言
字其義較
長聖下

之衆朝敗而夕滅新造之勢也以天下之廣
謀其國不若千里之固而襲新造之勢徼幸
于一戰庸非惑哉兵久弭士大夫誦聖謂百
世不復用非甚妄者不談然兵果廢則已矣
倘後世復用之鑒此少以悟世主故迹其勝
敗云

息成

國家割棄朔方西師不出三十年而亭徼千
里環重兵以戍之雖種落屢擾即特輯定然

而宋史作西屯成之費亦已甚矣西戎為寇遠自周世而文鑑

漢先零東漢燒當晉氏羌唐禿髮歷朝侵軼文鑑

為國劇患興師定律皆有成功而勞弊中國文鑑

東海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羌叛十四文鑑

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文鑑

餘億及段然明用裁五十四億而剪滅殆盡文鑑

師宋史作今西北四師文鑑

帥文鑑今西北四師文鑑秦鳳廊延文鑑戍卒十餘萬一卒歲

宋史云平字給無慮二萬文鑑總庫給之數思費不在焉以十

萬眾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文鑑

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平世屯戍且猶若是文鑑

後雖無他警不可一日輟去是十萬眾有益文鑑

而無期損也國家厚利募商入粟傾四方之文鑑

貨然无水漕之運所輓致亦不過被邊數郡文鑑

爾歲不常登廩有常給頃年亦嘗稍匱矣倘文鑑

其乘我荐饑我必濟師饋饗當州於關中則文鑑

未幾而西邊已困可不慮哉為今之計莫若文鑑

當亦邊幾宋史作文鑑

州宋史作文鑑

出文鑑文鑑

戰文鑑文鑑

府千八百人下料京兆西北數郡上戶可十餘萬文鑑

府千八百人下料京兆西北數郡上戶可十餘萬文鑑

府千八百人下料京兆西北數郡上戶可十餘萬文鑑

府千八百人下料京兆西北數郡上戶可十餘萬文鑑

府千八百人下料京兆西北數郡上戶可十餘萬文鑑

府千八百人下料京兆西北數郡上戶可十餘萬文鑑

府千八百人下料京兆西北數郡上戶可十餘萬文鑑

府千八百人下料京兆西北數郡上戶可十餘萬文鑑

府千八百人下料京兆西北數郡上戶可十餘萬文鑑

府千八百人下料京兆西北數郡上戶可十餘萬文鑑

府千八百人下料京兆西北數郡上戶可十餘萬文鑑

府千八百人下料京兆西北數郡上戶可十餘萬文鑑

府千八百人下料京兆西北數郡上戶可十餘萬文鑑

泉字作
常似泉
為是

日因
作自
傳字
文鑑

相室
于室
其下

梁史無障可
窺不戰而
文鑑同

述不誤

拜下物
原廟不誤

高厚本紀
無起寢廟

中家半必當得兵六七萬今邊鄙雖有其制寡必不負其賦無他易賦以泉名者畜馬者足備敵又蠲其雜徭民幸于庇宗樂然隸籍農隙講事登材武者為什長隊正盛秋日閱若常寇以關內河東勁兵傳之盡罷京師禁旅慎則將益勵堅于守備習其形勢積粟多教士銳使虜眾無隙可乘不戰而潰兵志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其廟勝之策乎

述享

宗廟世數先儒論之甚詳歷朝頗以七世為允此不復議然郡國建廟及陵寢之制可得槩舉自漢世郡國始立祖宗廟及從叔孫議增建原廟則京師祖廟有二若夫陵寢之制則因秦代而寢廣之古不墓祭秦王起寢墓則因秦代而寢廣之側漢因之諸陵寢皆以漢以正月車駕上原陵社臈上節後獨顯宗遺制無起廡屋故張輔稱之曰顯節陵掃地露祭欲示天下以儉也魏武高陵依漢立祭殿黃初三年詔罷之以後

豐

成材試

外於如

二物三

車

致於教

日於日

先帝儉德之志自唐氏陵寢願循漢制永徽二年

是園邑寢殿遂絕唯景龍世特豐昵廟

制獻陵三年依獻後諸事

上食昭陵二年博士以故諸陵一日祭非古詔乾陵朝

景龍二年昭獻二陵每武后朝每四季并誕

春秋仲月遣使巡陵起居初乾陵冬至寒食遣

外使忌日遣使諸陵起居初乾陵冬至寒食遣

諸陵外正觀式至于西都行幸並建太室

中宗后兩京不廟四時俱享自後議者紛焉

太寺有二一曰必有其廟時享之日以他官

攝二曰建廟主而不祭皇輿時歿則就奠三

廟之存廟以主往今舉漢唐之典迹其制度大率

以不決而罷今舉漢唐之典迹其制度大率

主於隆而不主於殺也豈非篤孝思之意廣

親親之恩乎然觀夫先王之致孝也極乎配

天盛乎禘祫致精明之德躬裸獻之禮重之

審斷

覽於攬

漢史書元帝優游不斷為衰世之戒夫覽御

臣之柄以強主威孰不由斷哉然斷者或審

之以昌或任之以亡周公忍親親之誅尼父

行偽辯之戮漢祖從輓輅之說審于己者聖
審于人者明也商辛酷忠良之刑桓靈極黨
錮之獄任于己者暴任於人者昏也是故天
下惑之我行之審于己也我惑之正人莊士
言而從之審于人也天下賢之我戮之任于
己也我惑之屢幸近習言而聽之任于人也
與其斷而不審不若優游之愈也嗚呼聖或
所不能暴或所不為若昏與明後世其鑒哉

原刑

主終五

刑罰世輕世重其來尚矣降三代稱治莫盛
有唐唐之憲令大較施于今不甚異而正觀
中天下斷死刑止數十其治至矣正觀四年
刑二十國家兩河罷兵三十年民力不罷仍
歲豐稔而斷重辟歲過二千天聖元年至三
二千四百下聖君慈仁未嘗以威怒肆一不
辜其請傳死者率用恩貸昔帝无以尚此然
斷獄煩簡何其遠哉夫今之罪麗于死者貧
十居九非貧不忌法蓋其自愛不篤也夫南

傅

權

畝之民儲一歲之備者十鮮一二其次權錢
 富室出倍稱之息其次質產入租交入為傭
 下乃轉徙他郡壯者隸兵弱者旬食不幸為
 盜賊窮矣今歲殺盜千數而為盜者十不一
 死是天下盜常數萬也遠惟徐樂憂天下之
 患可為深戒至若山澤之利古未權者復盡
 錮之矣故民輕于禁犯狃于變詐勢使然也
 國家盡地力籠物貨非以自奉願用度廣爾
 今天下有承平之君而不免兵興之費雖欲

施禁弛

輕歛施禁亦未免也彼正觀世西夷非素弱
 也警急非無備也文物制度非暫削也何德
 而及此亦御之有術而已今欲師正觀之省
 刑莫若究其源其源在謹兵籍制經用而已
 夫兵食不淨國用不冗然後賊歛可輕山澤
 可施人人自愛而重犯法也如不究其源雖
 日下欽恤之詔察大小之獄犯法者不寬則
 庶矣期于省刑不其難哉

庶不誤

敦學

今大學生徒博士授經發明章句究極義訓

亦志于祿仕而已及其與郡國所貢士並校

其術顧所得經義訖不一施反不若閭里誦

習者則師道之不行宜矣若俾隸穎業大學

者異其科試唯以明經為上第則承學之士

孰不從子師氏哉議者欲郡設學校誠甚高

論然天下業經以萬數而傳師學者郁不一

二不澄其源雖置之無益也又卿大夫家階

賞典得任者其年及程止校以章句白為中格

急用補吏非志學者不能自勉故門選益衰

世德罕嗣廢學故也周官設氏掌教國子蓋

公卿大夫子也今祭酒實其任謂由門調者

宜籍于師氏策以經義始得補吏優其高第

勗其未至則學者益勸仕者能世其家矣

矯察

國朝規唐制設登聞四檢廣言事之路而憲

防未著非以懲艾誣訕敦勵忠謹也若乃譏

切人主建明時政固上之所欲聞也至于挾

挾挾挾

隸業行
是肄業

子物于

百

物脫一保
字周良
保氏以六
書教國
子

年終年

于

補

告密似名
作密告

遺教遺

適隱過年歛細利寧有補于政哉夫難續非
以蔽聰外屏非以蔽明蓋任視聽不足盡乎
聰明也前世居國者或喜聞外事任察為明
有陳問里之事者嘉其無隱以為傾盡至其
垢汙忠賢害莫甚焉是以鈞黨之~~圖~~發于近
習密告之獄起于廣聽緬鑒前事豈不根于
微萌哉謂可申嚴著令凡人之隱慝非律所
得言者罪之謀利而遺民報罷則昌言日進
而險詖徼幸者少儆矣

告密二字似見
于兩漢時志
其篇

考績

可級課

國朝考績之制自五品以下悉自上功狀有
可程殿最覆奏以陞退之所以甄年勞而重
祿賞也夫以庸制祿天朝之典也難進易退
人臣之常也故上推其賞下競于讓官惟其
扣衆無覬心然後廉耻興行風俗敦厚也今
臣下自紀績效以干賞典是則銜鬻者被祿
沉默者稀進奔競之風靡然成俗得不矯其
弊哉按唐正觀故事置具員以次補庶官未

門下

恭將錄
正將上

余將錄
維將准
中將申
簿

嘗人人自荐以希進用也建中三年中書上
言正觀故事常參官外官五品以正每省除
拜中書門下皆主簿書謂之具員取其年課
以為選授此國之大經也今諸刺史四考郎
中之者侍御史各兩考餘官各三考與轉余
並維故事宜循其制中命有司自五品而下
謹其官簿取歲月當遷者籍其治行于朝而
命之有司失舉與自上功狀者鈞其罰庶乎
爵賞之柄出于天朝貪冒之源少以懲艾豈

非崇讓一端乎

觀後文禹周公矣不諷則此乃傳刻之病

此禹戒舜詞

注下於腹一
苦字

昔舜命禹曰毋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曰毋
若商王受又曰小人怨詈汝則皇自恭德

自疑曰

是則君臣道隆辭達而已矣然禮有五諫聖
人從諷者蓋為人臣言之也若為人君言之
雖聞怨詈亦將自儆不無益也或自禹周公
奚不諷曰申戒于未然雖激猶諷也陳事于
已兆雖諷猶辯也大禹周公之為臣也欲其

恭將
正將上

余將錄

維將准

中將申

簿

嘗人人自荐以希進用也建中三年中書上
言正觀故事常參官外官五品以正每省除
拜中書門下皆主簿書謂之具員取其年課
以為選授此國之大經也今諸刺史四考郎
中之者侍御史各兩考餘官各三考與轉余
並維故事宜循其制中命有司自五品而下
謹其官簿取歲月當遷者籍其治行于朝而
命之有司失舉與自上功狀者鈞其罰庶乎
爵賞之柄出于天朝貪冒之源少以懲艾豈

非崇讓一端乎

廣諫

昔舜命禹曰毋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曰毋

若商王受又曰小人怨詈汝則皇自恭德

是則君臣道隆辭達而已矣然禮有五諫聖

人從諷者蓋為人臣言之也若為人君言之

雖聞怨詈亦將自儆不無益也或曰禹周公

奚不諷曰申戒于未然雖激猶諷也陳事于

已兆雖諷猶辯也大禹周公之為臣也欲其

自疑曰

注下將腹一
苦字

此戲戒舞
詞

引新上卷之四

但物俾
吮物克

君克終厥戒，但後世不見其過，舉德美吮乎。
無窮與夫違而彌之異矣。嗟乎後世以禹周
公之道事君者，庸非忠乎。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二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三

雜文九篇

河南府請解投贄南北正統論一首

攻守策頭問耿傳一首

憫忠 辯誣 兵制 退說

好惡解二篇

河南府請解投贄南北正統論一首

論曰：天地有常位，運歷有常数，社稷有常主。

民人有常奉，故夫王者位配於天地，教協于

解投贄字新
蓋師魯請
解于河南
府而投此文
為贄也似不
誤

按宋史實係傳係
上言進士請解加
試
一者卷可此印
請解之論也

如夥加

運歷主其社稷庇其民人示天下無如之尊也無二其稱也故易曰大寶史曰神器苟社稷有主而僭其稱號則其名曰盜其位曰竊示萬民可得而誅後世可得而貶千古不易之道也自晉室不綱五胡猾夏元帝艱難否運奄有東南景命未融不失舊物迄於恭帝百有四年宋祖有代德而受外禪復六十年而禪齊齊二十六年而禪梁梁五十年為侯景所篡梁元帝攘戎狄而篡舊位遷都江陵

道武不誤

三年為西魏所滅則東南之運絕矣始後魏道武以晉太元二十一年即位都代後六代孝文遷都雒陽後復六代孝武遭高歡之難遷都長安是為西魏西魏三代恭帝二年始平江陵江陵平一年禪于周周二十五年而禪于隋隋三十八年而禪于唐推而言之則東南承襲之運至江陵陷沒當傳于魏魏傳周周傳隋隋傳唐為得其寔而江陵之陷陳霸先立梁元之子方智為帝復不能輔而代

陷不誤

其位是為陳蕭譽據一州之旅稱帝三世是為後梁魏孝武之西遷也高歡立清河王子善見為帝稱東魏既而高歡子洋篡其位是為北齊而前史列東魏後梁並篡為帝號北齊陳氏各有國書逆順不分稱謂紛揉若以蕭譽為中興之主霸先是曰元兇霸先為受命之君隋氏當為叛國昔蜀先主以宗室之胄據有全蜀為魏所滅遂黜其帝吳孫權以三州之衆傳及四世為晉所得竟斥其君以

借似不誤

義則蕭譽未及漢中以地則霸先豈借孫氏東魏之立不異于聖公盆子北齊之僭有同乎劉聰石勒但後梁東魏有國之後可正以王名陳氏北齊竊號之臣宜斥為叛寇或曰予以魏平江陵始為正統則遼武而下亦不可以稱帝列紀耶北齊後周俱承魏禪豈獨帝周而虜齊耶予曰不然夫魏武晉宣未享於皇極陳壽干寶各標其帝號彼為得理此復何嫌况魏氏孝文已來文物太盛三分天

下有其二。至于末世，竟平江表，在昔秦為列國。太史公尚為立紀者，蓋以其後世能成帝業也。此則恭帝而上，不猶愈于莊襄前耶？但統而言之，平定南土，方為正統，非謂遁武而下，不可稱帝，列紀也。且孝武避狄于秦，安定公披草萊，建宮室，重延魏祚，踰十二紀而受其禪。魏傳其璽，齊為其虜，梁為其臣，隋承其運，非帝而何？噫，周之吳楚，太伯鬻熊之後也。怙恃其衆，僭號稱王，仲尼修春秋而夷狄之。

列烈不可通用，不必改人之旨。

垂戒于方來，所以亂臣賊子懼也。

列物烈

惜哉！唐太宗世修五代史，蓋執筆史官多齊陳之人，或其勲列之後，是以各夸本國，並列正史，失之一時，誤及千古。至使亂臣賊子謂方面可據，位號可竊，為下莫得而誅，後世莫得而貶，不其惑哉！不其惑哉！

為終天

攻守策頭問耿傳一首

問西師之興，幾一歲矣。為守計，則師無還期，坐耗廩粟，又邊稅所入不廣，當有轉輸之勞。

下有其二。至于末世，竟平江表，在昔秦為列國。太史公尚為立紀者，蓋以其後世能成帝業也。此則恭帝而上，不猶愈于莊襄前耶？但統而言之，平定南土，方為正統，非謂遁武而下，不可稱帝，列紀也。且孝武避狄于秦，安定公披草萊，建宮室，重延魏祚，踰十二紀而受其禪。魏傳其璽，齊為其虜，梁為其臣，隋承其運，非帝而何？噫，周之吳楚，太伯鬻熊之後也。怙恃其衆，僭號稱王，仲尼修春秋而夷狄之。

列於烈

聖人之旨，垂戒于方來，所以亂臣賊子懼也。惜哉！唐太宗世修五代史，蓋執筆史官多齊陳之人，或其勲列之後，是以各夸本國，並列正史，失之一時，誤及千古。至使亂臣賊子謂方面可據，位諦可竊，為下莫得而誅，後世莫得而貶，不其惑哉！不其惑哉！

為終天

攻守策頭問耿傳一首

問西師之興，幾一歲矣。為守計，則師無還期，坐耗廩粟，又邊稅所入不廣，當有轉輸之勞。

於饑

若乘之以饑凶民困于内兵失于外非策之

善也速惟前世深入之利近鑒至道之役豈

課於謂

謂今者不可參以古事將勝敗不繫于人耶

然則攻與守必有一術焉為今計者當如何

所論守之害與計勝之說然則若云折李族

擊其前大將繼而乘之似未得宜何者二族

壤土相遠雖俾俱進其戰地戰日不能預制

是有俱進之名其寔不合勢也彼若置一能

旅之衆繼之深入獨與一族之共鬪則衆寡

折氏李氏將有朝
西邊強族文
宋所倚恃者守上
或多有攻於則下
有缺文

終字之字

旅字似旋字之說

又於也

相絕勝勢在彼矣彼既勝則深入者益孤吾

之大軍復何乘哉古有攻其所必救者虜之

必救何地耶所謂吐蕃回鶻者正合以夷狄

攻夷狄必然今之哨廝頗得吐蕃故地猶見

命于朝回鶻有君長通于京師此二國驟親

之使其自為攻計恐不能得其深効徒市虜

自利耳若循唐至德故事使天將傾之必虜

且不從凡此皆當詳極其說

於事關

東都事畢取傳信

祥州忠節碑二卷

憫忠

東都事畢取傳信任福戰沒傳二說或謂
福之敗由傳信諸將稍急韓琦得其書上下
尹洙亦以國忠韓琦二書洙文其書上下

於饑

若乘之以饑凶民困于内兵失于外非策之善也

課於謂

謂今者不可參以古事將勝敗不繫于人耶

然則攻與守必有一術焉為今計者當如何

所論守之害與計勝之說然則若云折李族

擊其前大將繼而乘之似未得宜何者二族

壤土相遠雖俾俱進其戰地戰日不能預制

是有俱進之名其寔不合勢也彼若置一能

旅之衆繼之深入獨與一族之共鬪則衆寡

相絕勝勢在彼矣彼既勝則深入者益孤吾

之大軍復何乘哉古有攻其所必救者虜之

必救何地耶所謂吐蕃回鶻者正合以夷狄

攻夷狄必然今之唃廝囉得吐蕃故地猶見

命于朝回鶻有君長通于京師此二國驟親

之使其自為攻計恐不能得其深効徒市虜

自利耳若循唐至德故事使天將傾之又虜

且不從凡此皆當詳極其說

折氏李氏將有朝
西邊強族文
宋所倚恃者守上
或多有攻然則下
有缺文

終字之字
於新

又於也

於事關文

東都事畧取傳信

詳慎忠誠任二二篇

憫忠

東都事畧取傳信任福戰沒傳二或謂
福之敗由傳信者將稍急韓琦得其書上
尹洙亦外圍忠誠任二篇洙文也出其語遂止

東都事畧別錄
卿傳壽卿字希
元父鈞監護我
三司兵馬好水
之役死於敵

朱

方下脫一
一字

甚哉世人謀其身之周也山外之戰姚家川
戰虜並在隄山外屬平涼西諸將以力戰死
去羊牧隆城俱不及五里被重或者咎其失

明白不可欺創趙律者去其首或者咎其失
計且不與其死噫趨利以違節度其失計信

然報賊副使韓公行邊二月己丑至高平羅
總萬一于早行曹部署任福盡統諸將合

繼之以武英又次之任福居後其夕宿三川賊
已退懷遠東南去翌日諸將由懷遠躡其後

首數百賊卒馳馬羊牛萬計桑悺以騎超之
任福又分兵自將以觀武英為一軍也籠

會兵川上相去五里猶遣信相通期以明日
十餘萬眾營于川口遣青言賊四秉義不屈

奈何不與其死也癸巳任福桑悺逐賊循好
塞然教少是以兵益進

奈何不與其死也癸巳任福桑悺逐賊循好
慶曆元年春二月五里與賊大軍遇悺犯其鋒賊益兵自隆城

辛卯韓琦以任福至午軍潰悺與劉肅俱戰沒任福免福子在陣
等與賊戰于好水亦死福中數箭小校劉進勸福自報國遂死

死之姚
共執兵
會賊暮引去觀與任福戰處相去十五里然
大奔王珪武英千餘人保偏步軍潰象逐
視軍自珪至申賊堅不可破武英重傷不能
西珪屢出畧陳聞四戰合行營都監王瑋自
羊牧隆城以也共戰合行營都監王瑋自
兵于挑家川與賊遇戰死福免福子在陣
二于挑家川與賊遇戰死福免福子在陣
兵于挑家川與賊遇戰死福免福子在陣

東都事畧本紀

有誤

郡抄群

東都事署任福

時任福字祐之

人忠義世之所高

負至高之名苟與之則已

謀其身哉善謀其身者不然必非之曰喪兵

沮威雖死吾弗與然後享其富保其生為無

愧為身之謀豈不周乎冠仇在境師兵在行

欲必生以保功難乎哉嗚呼喪兵沮威以取

死豈諸將心耶亦不幸而已為國家言無使

史尚

死

者本為言

謀其身者終其幸死義者重不幸則節士勸

矣

辨証

山外之役參軍事耿傳在行參任福行營軍

後韓公諷之遂行戰合虜騎益至或以傳文

吏無軍責勸其避去傳不顧被數創死于陣

行營都監武英勸傳避去傳不荅英曰英當

死君非主兵者奈何遂與英俱死未敗時外

指顧自若觀及武英能言其詳卒遇敗傳致也

或誣無人字

蹈字是事

孔目吏能似此

率事

後得傳與諸將書戒以持重慮為虜誘此豈
 督諸將進耶以壬辰夕傳來觀營中作書與任福
 遇切戒之自寫若朱觀名以致任福軍中任
 福敗孔目吏以書白韓公公即奏上事者或以事畧正
 疑言爾示宋興八十載文吏死率事者或以事畧正
 城守之責或不幸與禍會其死義一也至如
 臨大敵不懾與驍雄之士爭致其命如傅死死東都
 者亦鮮悲夫謀既不用又從之死猶不免於比死字
 誣為誣者豈喜于立異耶惡夫為忠耶作辯

兵制

今之戎狄地兼燕涼然強大之勢未過乎前世
 中國士卒專力武事非若古者籍兵於民農
 戰兼用者也是中國兵勝于古夷狄不勝于
 古也古者中國鞭笞四夷而役屬者有之給
 繒帛者以懷來者有之與之戰或勝或負者
 有之今專賂以厭其求惟恐不及或與之較
 未嘗一勝焉其故何哉非夷狄之強非中國
 之兵弱法制之失也何謂法制之失以吏事

一兵字

長文鑑改
作逗字

而制戎事也為今而言策之長在戰與守策
之失在禦與救廢策之長用策之失所以亟
敗也假以虜事言之若聞其將寇我境我之
大將不計敵衆寡之勢不論戰遲速之利必
分兵禦之禦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出兵而
已行者曰吾知奮命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
者亦置其罪苟不禦之雖全其師朝廷誅其
逗留議者稱其畏懦此所以必禦之也若聞
一城被圍不計受攻之急緩不論城壘之堅

脆必盡銳救之救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救
之而已行者曰吾知死之而已朝廷必薄其
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救之雖城獲全朝咎
其不進議者言其坐觀此所以必救之也禦
與救非將之罪也以吏事制戎事法制之失
也或曰禦亦戰也救亦戰也禦與救皆為失
策何謂戰為長策也夫禦與救非利于戰不
得已而戰也非我利則敵之利也所謂戰者
我利則戰不利則不戰先計而後戰者也先

從文鑑改
作守字

怪文鑑改
作障字

圍
字

凡塗改者
俱如文鑑

精壯待

計而後戰鮮不勝矣。不幸而不勝者將之罪

也。然則中國之為中守備久矣。何得謂守為長

策而廢不用也。所謂守者方面之守。非一堡

一障之守也。非尺寸之地守也。今敵入吾地

不計眾寡利害而禦之。敵圍吾城。不計堅脆

急緩而救之。禦之必敗。救之必敗。兵潰于外

民潰于內。失所以為守矣。守方面者異于是

城。自守毋望救兵之出。蓋使兵不出則勢

不分。勢不分則有以待之。夫獨待之者不戰則

敵疑。作戰則敵懼。必戰則敵北。能守所以

戰能戰。所以濟守明戰守之利。而不得志于

夷狄者未之有也。

退說

予家洛陽。汝距洛為近。凡過汝而館。昭禪師

居者三十年矣。今年貶官漢東。道汝復館焉。

因言禪師始見予。進于文已而益進。以名遂

仕。以禪師視予之為進久矣。山林樂也。蓋退

乎。以休吾勤。禪師曰。進與退均有為也。不若

進退過也。兩字而後統
減有為

與
三
字
殊
不

兩忘焉。予竦然愧其說之勝予。然之所謂退者，豈以進為不偶，退為高耶？直以不木于退，適宜耳。樂之不為過也。既而自詆曰：予之不才，于退適宜者，非今而始自知也。間天子命之治民，又命之治兵，不于是時自退，今以罪黜，乃曰樂退退之樂，與否非所得而言也。禪師之說旨哉！于是作退說以自儆。

好惡解二篇

甚矣世人毀譽之亟也。觀人之色，辭辭則是非

紛焉。其色之莊也，譽之則曰重而有守，毀之則曰狠而自恃；其色之和也，譽之則曰易而兼容，毀之則曰諂而求合；其辭之直也，譽之則曰慎而讓善，毀之則曰險而伺迎；其辭之博也，譽之則曰通而適理，毀之則曰夸而尚勝。為是說者，皆好惡之為也。好惡發乎其人，非性之所好惡也。噫！色與辭，烏足以盡其中哉！吾得一之以怒，觀其色，不曰重則曰易而已。聽其辭，不曰慎則曰通而已。與其失于譽

道於達

據後文意
呈偏固

將解

不猶愈失于毀也若夫察其中也必考乎古
聖人之道由之者貴之矣之者賤之貴者為
君子賤者為小人貴賤者君子小人之分非
吾所得而貴賤也何好惡之為訊或曰子之
謂好惡發乎其人非其性之所好惡為譏者
始惑焉夫介者好拘通者好放悔者好默察
者好辨反是則其所惡皆性之偏固者也乃
若因某人可好則好之可惡則惡之不亦廣
哉予秘之曰吾疾夫世人毀譽之亟也視其

怨

外而不考其中摘其末而不究其原故舉色
辭而言蓋淺之為好惡非其人有可好可惡
之寔也是以一之以怨而已則性之偏固者
不猶貸哉果其可好惡予固曰君子小人之
分矣詩曰好是正直傳曰惡夫佞雖聖人不
無好惡庸何疑哉
或者復曰好惡發乎其人與性之所好惡奚
以異邪人之性莫不有好惡者也其施于人
同者好焉異者惡焉是好惡皆發于己何從

而發于人耶予應之曰吾友有愛直者其議
論古今必以直為愛也然有所不喜者考其
人慤士也予質焉荅曰惡其邪也是則惡者
是而所惡者非也或者遂解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三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四

記十二首

襄州峴山亭記

鞏縣孔子廟記

伊闕縣築堤記

志古堂記

張氏會隱園記

王氏題名記

秦州新築東西城記

潞州題名記按此篇缺有錄無文

岳州學記

書禹廟碑陰

題楊少師書後

題祥符縣尉廳壁

襄州峴山亭記

至哉仁之施于政其感人深切而無窮已也
羊公之治襄陽及今幾千載襄陽士人與民
之有知者望峴山則緬然而思羊公其仁矣

上所執耶
下所執術

勿當作勿執多言為見其所

於所為人

於化

乎自漢而下郡縣吏以循名者雖參用威術
以臨其民要其歸皆一於治當其時莫不有
聽訟燕息之所于今皆微民無足道哉者若
是羊公之思惡乎至哉其由不用威術而純
乎仁者所夫威者強人以為治所者使人不
見其所以為治強人者勿怨則以不見其形
以為治者有見焉則人不思若純乎仁者不
必身被其犯後之人則其風則咨嗟欷歔宜
乎思之而不忘久之而益彰也燕公之來襄

以於犯

者新考

合於今

利供物制
蝕。議於識

明物則
土於之
愷於壇

陽時與僚佐游峴山山故有亭壞甚公易而
新之都所謂隨淚碑者梁劉之遠唐李景讓
再易之矣今存唯景讓所易者公命工鑄其
字之利供者使人可辨議焉嗚呼羊公之仁
不係乎山若碑之存然後為不朽而燕公勤
勤遺迹者徇其民之思若周人之愛棠樹也
然公其政其仁矣乎未有愛其迹而不思
其人者也若夫亭之嘉愷與登覽之勝則公
嘗賦詩在焉

鞏縣孔子廟記

宋興八十載天下久承平天子端拱率祖宗
法度講禮文登雋賢欲一以聲教格民於太
和為吏者循上化其治大槩務寬平耻以持
法刺奸取能名專用厚風俗嚮廉讓為休故
郡府立學 校尊先聖廟十六七河南為天
子西都建國子學稱號與東都侔其屬邑曰
鞏距府百里據大道之衝河洛所會舟車之
饒民以富强先是縣之先聖廟暴為水壞枿

如
三朝文

材亡不誤

行將^作或^汙
台將^治

亡地行不復與台凡釋真行禮寓今署中且
十年大理寺丞李君惟章既蒞邑事顧曰地
要而民富禮教所宜先今聖廟圯而弗謀亦
非所以稱畿縣之劇甚為鄉老吏民羞其易
而新之於是相縣署之西偏以營焉且上其
狀于府得民施它祠錢六萬以濟其後募善
工購良材堂邃而崇像嚴以尊學有舍齋有
次踰時而成邑民休之相與議曰茲廟之興
既營既勤皆由吾李君不志不刻無以章君

有高改

之化遂以文來請某按著令縣皆立先聖廟
釋真以春秋唐韓文公所謂郡縣通祀孔子
與社稷者也自五代亂祠官所領在郡邑者
頗廢墜不舉間或增祀率淫妄不經獨孔子
社稷其真祭器幣莫之能損益真誠所謂通祀
哉今朝廷向儒術西都建學官聚生員為郡
國倡始鞏為西畿劇縣能尊先聖以厲學者
則他邑之興學從善又當自鞏而始且不失
著令通祀之典李君之舉其賢而法哉年月

真字不宜見
於正經文字
中後人亦
日濫矣

日記

伊闕縣築堤記。

袁

寶元元年春伊闕築堤于縣之東延袤五百

步高一丈凡三十日堤成摠庸廩障伊水也

伊水自縣西南來俯城而東靡迤北下前此

一歲夏大雨水暴作東郭壞民廬已而水循

故流知縣事張君承範請于府宜建堤以為

後虞府聽之乃有是役夫捍災慮患令事也

今而書之有以嘉焉嘗聞古之為令者其慮

夫未嘗

民也深教之恤之又興利樹功非以名己能

蓋審其生殖謹其禍災而已慮民之深者若

是今之為令者其慮已也深興一物更一政

必思曰謗與咎將及焉誠不及猶曰吾無改

為尚可俟後人後人亦視前之政曰吾獨何

加焉積日以幸他廷苟自簡而已也其慮已

之深若是嗚呼為令者豈然哉誠能忘己之

私惟行之宜雖謗若咎勇且不顧奚古人之

遠哉今伊水既循故流不數十年一大暴張

誠於終或
是或字

遷

君能預圖而為之防此慮民之一術也故從
而為之說年月日記

志古堂記

構字字字
經改作作
字

河南劉伯壽宰新鄭之二年御名上堂于縣署
既成之謂予曰我官事已則休于是早夜以
思盖有難歎焉歎乎功名之不可期文章之
不世傳我思古人力之而能已遂名堂曰志
古余嘉其有是志從而為之辭曰夫古人行
事之著者今而稱之曰功名古人立言之著

者今而稱之曰文章盖其用也行事澤當時
以利後世世傳焉從而為功名其處也立言
矯當時以法後世世傳焉從而為文章行事
立言不與功名文章期而卒與俱焉後之人
欲功名之著忘其所以為功名欲文章之傳
忘其所以為文章故雖得其欲而戾于道者
有焉如有志于古當置所謂文章功名務求
古之道可也古之道奚遠哉滯諸心而已苟
心無苟焉可以制事心無蔽焉可以立言惟無

二句似不誤但用字不精確

苟然後能外成敗而自信其守也惟無蔽然後窮見至隱而極乎理也信其守者本乎純極于理者發乎明純與明是乃古人之所至也至乎至文章功名從焉而不有之也伯壽嘉予言刻之于堂以自儆

本字疑誤
卷字三
未安

張氏會隱園記

河南張君清臣創園于某坊其兄上黨使君名曰會隱清臣固隱矣其曰會者使君亦有志于隱歟夫馳勢力者心勞而体拘唯隱者

眠

人似不誤

能外放而內適故兩得焉有志者雖體未得休而心無他營不猶賢乎哉張氏世卿大夫清臣獨以衣冠為身汙滄洗奮去目不眠勢人洛陽城風物之嘉有以助其趣者必留連忘歸始得民家園治而新之水竹樹石亭閣橋徑屈曲迴護高敞蔭蔚邃極乎與曠極乎遠無一不佳者日與方外之士傲然其間樂乎哉隱居之勝也予既美清臣能享其樂又嘉使君之有志乎是也故為之作記凡池亭

使命以名附之于後云

王氏題名記

陝郡開元寺建初院有進士登科題名二記
在焉其一題云天復四年左丞楊涉下進士
二十六人寔唐昭宗遷洛改元天祐歲駐蹕
于陝楊涉丞相所放進士榜第十四人王公
諱澥之嗣子工部邈書也工部諱某開寶元
年佐陝號幕作文以記其事後十一年工部
從子益鐵推官守中奉使過陝又誌名于記

追似不誤

未其一題云咸平元年翰林學士楊礪下進
士五十一人第九人劉公煒所刻也劉公父
太常卿岳前天復榜中第十一人劉公嘗官
于陝故以東都咸平榜嗣之其第二十三人
王公諱某即天復榜第十四人王公之曾孫
累官某官贈某官慶歷元年贈官嗣子書先
公贈官職方公按刑陝右觀建初一記則高
祖先公登科二名暨曾祖伯祖真跡俱存慨
然感慕命余次其年世前後嗚呼天祐甲子

距今百三十有九年公家四世刻名佛舍公
今又繼而書之世德之享者其將顯乎

秦州新築東西城記。

城武備之一譬于兵為器之大者也古聖王
捍患庇民弓矢甲冑與城郭溝池交相為用
以利後世世人^利不推究古始以為王者專任德
教不必城守為固果如是武庫甲兵將安用
取聖人以不教戰為棄民兵不可得而廢猶
城之不可廢嗚呼世人未之思也上之十六

虜犯御

年始用西師邊將增壁壘寢為守備又二年
虜犯虜塞震動廊延之師自潼關以西諸州

郡牒群

悉城郡議靡然無復立異者然而事暴起嚴
期辦甚者削制度苟謀亟成既而不免改作
重傷民力比之平時預為之圖勞費過半矣
秦州自昔為用武地城壘粗完數十年戎落
擊於繫內屬益眾物貨交會閭井日繁民頗附城而
居韓公作鎮之初年籍城外居民暨屯營幾
萬家公曰是所以資寇也乃上其事以益城

達勵將車
善於苦
謹將謹

之將之或
循如

為請詔從之公擇材吏授之規模東西廣城
四千一百步高三丈五尺基厚皆稱是以與
舊城連勵合為一城自十月至正月以畢事
聞總工三百萬秦人比之是歲盡冬无寒
杵者聲譙以致其樂焉先是郡有罷谷水自
北山而下公導之使西塞故道以治城衆頗
為疑明年夏大雨水循新隄絕不為城害衆
乃服之或者以虜教敵中國今作城祇以自
守非制虜術此大不然今之所患邊壘未能

北地
作在
現下
自見

盡固耳果盡固雖虜至吾兵得專力于外勝
勢多矣如虜以吾城守既備息其閱邊之謀
則兵志所謂無智名無勇功善之善者也公
忠國愛人之心其在茲乎自始事公宴犒慰
勞無日不至既成由諸校而上

天子次第其勞加賜焉春秋列國興作皆以
書城之四月某得以州事佐公故詳其實而
書之凡董役之長暨勤事之吏皆刻名于石
陰慶歷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岳州學記。

續行責

三代何從而治哉其教人一于學而已自漢而下風化日陵政之寬暴民之勞逸皆繼于吏治吏之治大抵尚威罰嚴期會欲人奔走其命令其政之若是之亟也又安暇先之以教育漸之以德義者乎故號稱循良而能以學校教人者十不一二去聖益遠至有持律令主簿領思慮不出几案以謂為治之具盡在于是顧崇儒術本王化者為濶踈不切于

世噫其甚哉滕公凡為郡必興學見諸生以為為政先慶歷四年守巴陵以郡學俯于通道地迫制卑講肄無所容乃度牙城之東得形勝以遷焉會京師倡學詔諸郡置學官廣生員公承詔柅曰天子有意三代之治守臣述上德廣風教宜無大于此庸敢不虔于是大其制度以營之齔儀既成乃建閣以聚書闕堂以授經兩序列齋以休諸生掌事司儀

當作作狀拜

顧衆廟

闕於闕

差以等制饒黻澣冰悉嚴其所小學賓次皆

到於列橙於楹至于外大總作室之數為橙八十有九登器祭
行具穡于禮資于用罔有不備巴陵之服儒

者畢登于學公延見必禮獎其勵勤以勵其
深尚其能以勉其未至雖新進不率者皆革
頑為恭磨鈍為良出入里閭務自修飭郡人
由是知孝悌禮皆本于學也公之樹教及人
豈不切於近通於久乎先是公領邠寧環慶
兵扞戎為帥臣守巴陵乃下遷凡由大而通
小必易其治或陰憤陽慘事弛官廢下不勝

通於遷

川
殊
殊
殊

獎者有或慎微慮危修舊保常無所設施者
有之若夫用捨一殊勇其所樹立不以險夷
自疑于時如公心之所存非愛君之深信道
之篤烏及是哉今年錄其事來告且曰予嘗
守玉山吳興安定皆立學其作記必時聞人
子其次之某始愧不稱然安定之文伯氏實
承公命小子奚敢以辭慶歷六年八月日記

書禹廟碑陰

唐劉公脩禹廟碑題云補闕崔巨撰段季展

五字本是三書巨他文猶見五季展無聞者焉劉公領財
字新誠改作五字蓋初進賦有大功其所與皆天下善士巨季展必當
季展為人而時之知名者今膳部員外郎周君越嘗為三
者不可易予謂三字是正一二字字物者誤
命為一耳

按魏泰東軒筆錄高書郎周越以書名盛行於天聖景祐間然字法較俗無古氣一作世

本既多字寢缺落今發運判官屯田員外郎左君瑾命工楷刻于佗石且構亭以寘舊碑又扁固焉左君嘗謂予言忠州之功巨之知季展之書皆當永其傳不獨其書為可寶也

陳同周越有一百五
季軍集
下越
君詩周

予嘉左君真好事者錄其言附之新碑之末
寶元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記

題楊少師書後

周太子少師楊公凝式墨蹟多在洛城佛寺

中今存者廣愛長壽天宮甘露興教凡六處

皆題于壁洛都有西興教此在延福坊又集賢校理郭仲徵嘉善新居有村餘

致之甘露公在洛或與人為銘記皆不自書公

之書無刻于石者論書者以筆之筆其馳騁

自肆蓋得予已意刻之其似可盡其得意不

宋元章書史
楊凝式字景度
書天真爛熳
縱逸類顏魯
公爭坐位帖
閣板理蘇澥
家有王三
石少書學之人
不也元章
年金婚序荆

可盡豈其然哉予非善書者莫能知己公所
題壁距今踰八十年字頗缺落不可辨者十
某擇字之最完得長壽甘露兩壁總八十七
模刻于石寶元二年月日尹某記

題祥符縣尉廳壁

夏侯之純為祥符尉尹某嘗至其治舍觀其
決事慮精而氣果凡事可否當在已無細大
必行行之未嘗報挫縣治都門外所部多貴

指物措

臣家尉小官能指置一如志且有治稱難乎
哉前世赤縣治京師不以城內外為限制事
廣而勢任亦重尉主大盜又于縣為劇官今
京城中禁軍大將領兵徼巡衢市之民不復
知有赤縣此乃因循議制豈前世法哉予既
美之純之政且難歎其不得盡其官之所掌
故書之于壁

可於種山語及
此公大書學曰
其人多其後
此等字字皆
其有天王院僧繼明慮公之書久遂無傳命僧

可盡豈其然哉予非善書者莫能知已公所
題壁距今踰八十年字頗缺落不可辨者十
某擇字之最完得長壽甘露兩壁總八十七

模刻于石寶元二年月日尹某記

題祥符縣尉廳壁

夏侯之純為祥符尉尹某嘗至其治舍觀其
決事慮精而氣果凡事可否當在已無細大
必行行之未嘗報挫縣治都門外所部多貴

當在既
嘗任

如公報挫於是
義勝

指物措

臣家尉小官能指置一如志且有治稱難乎
哉前世赤縣治京師不以城內外為限制事
廣而勢任亦重尉主大盜又于縣為劇官今
京城中禁軍大將領兵徼巡衢市之民不復
知有赤縣此乃曰循議制豈前世法哉予既
美之純之政且難歎其不得盡其官之所掌
故書之于壁

議本亦設
於是字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五

序十首

郢州送路綸寺丞一首并詩

送李侍禁一首

送浮圖奉堅一首

送王勝之贊善一首

浮圖秘濱演詩集序

送隨縣尉李康侯一首

送浮圖迥光一首

送光化縣尉連庠一首

送供奉曹測一首

送邱齋郎一首

送路綸寺丞序

按宋史文苑傳

路振字子善亦

州祁陽人唐相

盧之四世孫

至右日陳玄制

洪振本解甚子

編為太常寺奉

神郎

漢之寺丞自郢州有南陽之行治舟之日郡

守廣平公張宴白雪樓命賓屬以餞之酒教

行為引商刻弱羽之曲坐客凄然有離索之嘆

友人尹某因道古人送言之意將有以序其

行夫古之送言必以己之所得規彼之未得

今漢之才美而甚晦內方而外和惟晦與和

某當師郢之方得漢之以自規其敢有獻于

漢之哉獨離索之恨不能忘已既醉且泣以

詩繼之

感事并傷別平時淚滿巾今朝郢樓上更送

北歸人

又一首

平生愛問江南事喜是人從江上來今日江

頭送歸客葦花深處祖筵開

台特事
字義更
長但于
字形不似

郢特仰

含蓄

並當連書

送李侍禁一首。

新秦楊叔武嘗為予言其友人李君之為人
篤厚君子然樂于佛氏之說予他日得見則
以叔武之言說之君曰誠有是非取其所謂
報施因果樂其博愛而已予應之曰是仁之
實也古有孟氏書為仁義之說君之樂宜近
焉君於儒者書為汎通自予言於孟氏益加勤
異日大詫曰孟氏說與我素所嚮無大異遂
至孟氏學予又曰自孟而下千載能尊孟氏

至字誤

如疑始

者唯唐韓文公君由是復通韓氏文且曰今
而後知博乎愛者在行之宜取與予游二年
其言非孟即韓君之性真資於仁者歟如讀
佛氏書以其愛之博也樂之及觀孟氏韓氏
書推而廣之則有所至焉幸卒其志則聖人
之道無不至者于其別叙其初以勉之

送浮圖奉堅一首

浮圖奉堅師訪予出所述三昧儀求為之贊
予應之曰師為浮圖學能廣其所傳以導人

昧三昧
儀於我

欲贊其說當求之深其學者不然名公大人
其能取信于世者予蒙固未能了師之說且
言不足為世重曷為求哉而師之請益堅觀
師之心是不欲使一人不通其說者若是其
固耶噫世之儒者有能自信其傳如師之固
欵于其行作序以紀之

此王暉子益

柔也見集內

王文康子神道

碑宋史有

送王勝之贊善一首

天下久安衣冠子弟持身能自修謹或作辭
章能備科試者為其父母必目之曰令子弟

為其朋友必推之曰良士為國家擇人必舉
之曰美林於是上下交稱其賢賢者若是其
已乎河南王勝之宰相子年二十五常日為
文三千言三千言人多能之勝之之文其論
經義頗斥遠傳解衆說直究聖人指歸大為
建明使泥文據舊者不能排其言其策時事
則貫穿古今深切著明于俗易通于時易行
參較弘覆其說無窮大抵瞻而不流則而不

厚執死

據宋史王益柔
傳則作制

窘詞厲而凜氣出而長蔡君謨常稱之曰歐

東都事畧七作制

子於予
長於長

措於備

陽永叔之流永叔君謨皆子之所長也君謨未嘗片言假人如是稱之信矣又併儻宏達服仁畏義真魁傑人而不屑細故與時踈闊由是謗譽交至噫謗何為哉然前所謂持身能自修謹其文章足措科試者語其賢或未至求其謗固無有也使其人效勝之試且不能勝之兼取之如其所為何難乎太平聖朝方以文法治天下願無畧予言

浮圖秘演詩集序

子美語
陋甚有高
刪改之如此
一以掩子美
之無而文氣
六比原本較
如姚榮靖
心若當世
有勢力者
冠衣而振
起之必榮
榮

浮圖號文惠師秘演者過我道歐陽永叔為其作詩序蘇子美貽之詩永叔悲演老且衰子美有惜哉其不櫛被佛縛不爾烜赫為名鄉之句予識演二十年當初見時多與穆伯長游伯長明峻人罕能與之合獨喜演演善詩復辯博好論天下事自謂浮圖其服而儒其心若當世有勢力者冠衣而振起之必榮榮取奇節今老且窮其為佛縛詎得已耶伯長小州參軍已死演老浮圖固其分演之再來

澹宕

于於予
間不誤

京師不飲酒不與人劇談頗自持謹與世名
浮圖者不甚異演之心豈與年俱衰乎永叔
因石曼卿始以知演見其衰而聞其壯所為
是以為之悲然演始健于詩老而愈壯不知
年之衰也聞詩發于中寧相戾耶豈演老益
更事且不預世故遂汨汨順流俗其外若衰
其中挺然獨于詩乃發之耶演詩既多為人
所重演亦不自愛之數客外方頗逸去錄之
凡三百餘篇云河南尹某序

送隨縣尉李康侯一首

特愧

自予貶官有見顧者哀予之窮惻然見於色
辭其人未必相知特哀吾窮耳予愧其意重
其為人何哉見人之窮惻然而哀之是亦情
發乎仁者也李君亦見我惠書幾千言皆張
大仁義之說無一語哀予之窮者豈以身之
窮不足累於心乎夫自處不卑者期人則深
予喜李君知我而嘉其自處之高也重其別
姑贈以言

送浮圖迥光一首

趨如不得

兩層中包孕極
大語淡而旨深
此等文字堪伯
仲韓歐曾

隨謂隨物不
誤

好結構

予聞廢放之臣病其身之窮乃趨浮圖氏之
說齊其身之榮辱窮通然後能平其心吁其
惑哉屈原賈生為放逐之辭皇皇焉切以深
所不忘者君也彼豈以身之榮辱能累其心
耶先聖稱顏子簞食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
不改其樂蓋夫樂古聖人之道者未始有憂
也尚何榮辱窮通之有乎予謫隨之一月先師
來相遇持其師之說以警予先師明達人也
于其行叙吾說以為別

送光化縣尉連庠一首

自西師之興金帛糧糗之積凡資于兵者其
費益廣鐵革幹羽之用凡須于兵者其取益
夥費之廣則吏之聚斂者進焉取之夥則吏
之幹力者進焉上任其能下收其功自監司
所部及于郡縣由初仕至于久吏宿官莫不
以是為吏之優為政之先于是吏之强者益
肆弱者亦趨甚者不恤困窮不察有無殫利

趨字必
身必必
身必必
身必必

當是嘗非
千物乎
治是治非

以夸精嚴期以名勤有以治體為言者必詆
之曰方事之艱當求所以富國強兵之要烏
體之為哉故吏益材而民益愁為吏者寧當
然耶連君君子人也其仕五歲矣予質其為
吏之術大槩本于仁而達下之情其于民也

也考乎古之為吏者嘗以良稱而于今不得未得獨也
以材名也噫沿古未嘗無兵也國家仁育天
下幾百年今一方兵興其資于民役于民者

沿是治
治是治

必視其貨力與之約束豈重擾哉而下之愁
歎者吏為之也吏豈喜擾耶亦欲以材自名
而利其進也是故獎材吏則士益偷貴良吏
則民遂其生惟君子不可以利回故樂與連
君盡其說

送供奉曹測一首

予遷武當之一月曹君護淮陽戍兵來抵郡
下一日見過盡出淮陽送行詩示予且以詩
為請予自得罪不欲以文辭發聞于人雖朋

千於乎

治是治非

治是治非

以夸精嚴期以名勤有以治體為言者必詆
 之曰方事之艱當求所以富國強兵之要烏
 體之為哉故吏益材而民益愁為吏者寧當
 然耶連君君子人也其仕五歲矣予質其為
 吏之術大槩本于仁而達下之情其于民也
 知利之興寬之而已職事無廢也期會無失
 也考乎古之為吏者嘗以良稱而于今亦未得獨
 以材名也噫沿古未嘗無兵也國家仁育天
 下幾百年今一方兵興其資于民役于民者
 必視其貨力與之約束豈重擾哉而下之愁
 歎者吏為之也吏豈喜擾耶亦欲以材自名
 而利其進也是故獎材吏則士益偷費良吏
 則民遂其生惟君子不可以利回故樂與連
 君盡其說

送供奉曹測一首

予遷武當之一月曹君護淮陽戍兵來抵郡
 下一日見遇盡出淮陽送行詩示予且以詩
 為請予自得罪不欲以文辭發聞于人雖朋

治是治

治是治

游素享者未嘗先為書問非以自愛慮為朋
游累也今始見君而遽相稱道懼流俗之善
訛者并以毀君矣用是敢辭而君之請益堅
噫流俗之毀譽固流俗之所惜也個儻之士
則不然毀也譽也必審於己而已矣流俗之
為哉君生勲德之族少年志學而趨向拙如
此其個儻之士乎詩不能盡予意作序以別

送邱齋郎一首

會稽令 天子臨軒策賢良之法何為哉得非質會事

考古誼使足施于世耶然未聞某事某所建
也某事某所廢也豈朝廷不亟行其言徒試
其才識而取異日用耶將為賢良者務高其
說而不切于行耶取其異日之用則今登科
者益用于朝為朝廷言主乎得人猶不係乎
樹策之始行與否也如不切于所行務高其
說以取重于名者殆非試策之本意邱君仲
謀敏瞻通古今其才識辨論于賢良無愧異
日應詔問使為國者汲汲于所陳而易於亟

行聞其對者惟恐不大施于時茲有望于賢
良也寶元二年上元夕洙謹序

夕粧尹或
夕下服一
尹字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五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五六

書七首

上葉道卿舍人荐李之才書一首

上陝倅尚屯田書一首

荅黃秘丞書一首

上京兆杜侍郎啟一首

上呂相公書二首

上陝西招討使夏宣徽小啟一首

上葉道卿舍人荐李之才書

按宋史葉清傳清
臣字道卿蘇州長

東坡事畧葉
清臣字正卿

州人終多河

某再拜八月初作書記鄭開封附去浙中後

州人長公澤

十有餘日聞有西掖之召中外企望為日已

州人長公澤

久雖有此拜固未足為賀也恭惟甫至都下

州人長公澤

尊體休勝某輒有私悃仰布左右惶恐惶恐

州人長公澤

孟州司法叅軍李之才年三十九天聖八年

州人長公澤

同進士出身能為古文章語直意遠不肆不

州人長公澤

窘固足蹈及前輩非其所敢品目其為人敦

州人長公澤

朴真率不自矯厲安于卑位頗無仕進意故

州人長公澤

世人罕能知之京師諸君有石曼卿者與之

州人長公澤

游曼卿獨喜其不汲汲榮利與己合耳之才

州人長公澤

母老無餘貲曼卿嘗勸之隱去使其無所歸

州人長公澤

于知似未盡也之才又達世務使少用于世

州人長公澤

其才過人遠甚今幸其貧無貲不能決其歸

州人長公澤

心知之者當共成之也近制吏部選人有保

州人長公澤

任者及五人得上其課之才未嘗干于人在上

州人長公澤

者或荐之今已四人十二月又當罷去念非

州人長公澤

明公無以成之者明公雖素未知其人然某

州人長公澤

被遇最深由知某而後知之可也之才在朝

死無近親若其持身謹廉常吏皆能之故畧
其言事遽詞激罔避詆訶倘蒙留意恭候還
教不任懇切

上陝倅尚屯田書

某再拜某幸與執事同年得進士第又常得
請見左右雖未熟接語論盡朋友之分然不
為無舊執事立言樹教以古聖賢為師法某
雖淺陋未能窺執事畛域然素有志于是亦
得為同道挾故舊契加之道同陝與洛相去

不三百里而未嘗作書者非敢自疎誠以罪
黜之迹惧他人見議以為附同年之居高位
者為佞也近蒙復官為令畿邑去陝益近自
今或時拜書兼有近著文俟到縣中寫一通
上呈今偶趙郡曹見過云遽行謹奉手書少道
萬一望恕簡率

荅黃秘丞書

某再拜春初得所惠書以賤事未克裁荅尋
承有延安之行秋中始還道塗登頓良苦自

西師之興議者交語以為執事在邊帥幙府
某獨謂近時上將猶不能專軍之命令幙府
豈足容足下才耶近聞承詔當至都下一吐
竒論盡發胸中所蘊使識者聞之知處置得
失與軍之勝敗盡係于人爛然無疑今不即
耶猶足警異時豈不壯哉願無辭此舉以慰
朋執之望中間所稱河間民誠義烈士書中
所錄自足傳自信增之文辭非為益也但當
訪其名氏相見期不遠餘俟面叙

上杜京兆杜侍郎啓

嚮者伏聞京兆之拜知者皆見慶以為必應
辟署之選頃之人有見語者曰公奏一不從
且再上矣既而皆然恭惟明公更中外劇任
將二十年門下吏被器使者百千人一日當
辟士章未上人皆以某必應其選某豈賢于
百千人哉誠由明公見愛之深數稱道布
聞于人故及此耳屢草謝記輒復中罷懼益
章明公見私之恩非所以承獎拔之意也今

或聞兩奏皆寢始得修問左右區區之豈心
敢忘于大府哉惟祈早膺柄用以允天下之
望使縉紳衆品皆被甄淑不特門下舊吏曲
蒙厚恩感激所深寔罄于此

上呂相公書

東征問也
月日朝奉郎守太子中允新差簽署涇原秦
鳳西路經畧安撫判官公事騎都尉尹某再
拜獻言僕射相國申公問下某謬為朝廷器
使預參西方軍事向一至京師得以邊書陳

下居臣紳
紳與別
籍海中之
修

于上前退又以所陳白于執事非以夸辯而
求合異事之亟行耳會問下以舊德入輔某
以既辭天子不當久留都下區區之說獨未
聞于左右今輒條次所陳之要以書自啓惶
懼惶懼某以西夏用兵之害莫甚于大將兵
少與法制不立此二事耳請先以大將兵少
之害言之命涇州乃涇原大將治兵之所戰
士才數千假使虜衆數萬來寇關壁則邑落
誰撫出戰則鎮守孤危且衆寡不敵必召屬

命終今

城之兵以為自助之勢大將既已先擾外軍復無統一此必敗之理也大凡大將救屬城則易屬城救大將則難何以謂之易若虜劫寇吾境大將當以重兵守險或設伏要路或斷其首尾又號令諸城使之合勢以逸待勞此大將救屬城之易也何以謂之難虜入吾境大將既召屬城之兵以為已援若兵在百里之內再日而至則吾之險阻已與虜共之矣若待數百里之外兵至則虜已據吾要

案將素
害休其士眾待吾兵至逆而擊之援兵雖多其統不一此屬城救大將之難也雖戰守隨機大槩論屬城之兵主于守大將之兵主于戰唯能使之戰然後庇其屬城保其險固也今大將之兵與屬城均于自守俟虜至然後呼集屯戍迫以期會戰地戰日皆非案按定此則自救不暇豈能決勝哉如某所計請增大將所治兵滿三萬騎五千屯戍不預其數可以戰可以禦可以守也或者引前世用兵之

易於異

法能以寡擊衆者此非通論其所計者數千之敵數萬十倍之衆耳凡臨事機應變出奇雖百倍之衆尚有以制之然未有預以寡少之兵而必十倍之勝也夫三千之禦三萬與三萬之禦三十萬其勢甚易三十萬之衆未必一其力三萬之衆敵不能見其形不一其加故將多者難為辨不見其形故善用者能張其勢如此則勝負未分也三千之禦三萬則異乎此合而陳之則見其弱形彼氣吞之

一也。多為部兵則懼于勢分二也。離去城壁以据要險則慮其攻龍衣三也。此三者雖善將者無如之何故云以寡擊衆未為通論是大將之步卒必以三萬騎必以五千然後可用也。明詔減去城柵可益大將兵而未聞盡奉行也。某知京師禁兵不當出故獻募兵之法知募兵必以財故獻鬻爵之論此大將兵少之害可得而制也。其次請以法制不立之害言之古者大將出師其下皆編裨部曲莫不

某於禁

皆字衍 偏

皆字衍 偏

正裝止

稟命於大將者也今諸路都監而上皆與大將均其所統雖名品至異然皆署事而同論非制也不獨非古只以國朝殿前侍衛司軍言之亦異矣今殿前侍衛都虞侯乃都指揮使之貳其名品不甚相遠至于署事皆不得預豈非戎事尚一其下正當稟命耶今則不然凡臨事機得聯署者皆得預議議一而後可行請借論之若保安軍謀者言當有寇至耶即臣若專為保安之備則其下率從若即

耶物而

臣有料敵者言賊聲言保安不必專為之備又使某將備鄜州路又使環慶謹守備其下必有爭議者曰環慶隸我當速君台之以為已援奈何使之自守且諜言寇保安不當備鄜州以分吾兵雖為大將者亦自計曰異日賊從鄜州路又非環慶吾猶與諸將罪均若果從保安一蹉跌不勝則吾違諸將言獨被罪矣此不獨蹉令不行于下亦既衆人議之則自信者寡矣是則軍中之政有異見者當獻議

既字不誤

而已不當必大將之從已也今同署而交議
議一而後可行此法制不立之害也以某計
之諸路大將外止置副貳者一員參署軍政
別置主將^軍大將八員四員外守城鎮四員專
隸麾下皆聽命于大將如身之使臂之使
指無敢不從此法制之不立之害可得而革
也其募兵鬻爵與主軍大將名級皆別具咨
目條陳某疎遠不識朝廷大體然竊思之今
日之軍政非大更置之莫能成功聖上憂勤

北民顛之伏閣^惟下上副陛下倚注慰中外之
望則天下幸甚干瀆威重伏俟嚴譴某再拜
再上呂相公書
及

四月日朝奉^寺郎太子中^允集賢校理新差
通判濠州軍州事騎都尉賜緋魚袋尹某謹
再拜獻書于昭文僕射相國申公閣下自羌
虜犯邊某嘗獻書論事又得陳說左右今年
虜寇平涼山外地王師挫衄某念前所論說
其已驗者三其不效者一某謂大將之兵必

合終今

以步卒三萬騎五千然後可以戰可以禦今
任福所集諸將之兵始以萬一千人益以王
珪趙律常鼎別屯之衆縱使合而統之才滿
二萬是大將兵少且不得素撫其衆果以挫
衄一驗也某謂兵家之制在乎統一欲使部
曲分畫預有定名合諸將臨敵受命法制不
立號令不明以致奔覆二驗也日者朝廷既
擇用攻策相公復詢虜若先至何以禦之某
逡巡仰對以既欲進攻不若養勇以縱之是

泥於汎

俊於復

或俊於是後

狀云詔

先於先或

先是見之

訪日生且是

之語

某揆今之勢不見可禦之術故為此對今禦
之而卒敗三驗也相公又訪虜所當來某雖
汎言臨涇高平俊穴相雜山外沃野居民富
腴然最可備者保安胡繼諤族耳今繼諤兄
害星某不能料虜之所先不效也自山外之
敗議者歸咎諸將不能持重以取敗亡此知
其末未究其本也諸將獨不用韓絳畧言分
而趨利此一事可責耳假使合而為一持
重不戰其全師不過如王仲寶豈能制虜之

之俘掠以取勝哉仲寶壘去賊不十里賊去不能追然朝廷不加罪者以任福輩戰敗耳倘福輩不進仲寶雖欲不進戰不能也戰亦不免于敗矣何者彼逸我勞彼整我囂彼人人自趨利我畏死有遁心又加以數倍之衆豈有不敗哉不獨向時之役是乃虜常勝而我常敗也難者必曰虜何得常逸我何得常勞夫虜之將來廣為屯營使我疑其所向必多方以備之及其既來我大將之兵不滿萬人

百將日

困於因

費於齎

士常不誤

急召某將若干人又召某將若干人如是散召之以至三將五將有先期者後期者合而統之亦必越三萬必三萬而後集則虜已據我要地休息其衆分擇精銳以鈔居民既困我糧復所費糗糒有餘速戰則氣盈緩追則逸去或曰俟其歸而擊之賊又有橐駝以載其重我多步兵又益器械糧糗之負以之追躡利害彌遠或者必謂俟其歸者非躡其後也阨其路而已且虜騎堅勁峻坂窮谷無所

不馳無所不通其來也未嘗一路而至其去也何從而阨哉是以彼嘗逸我嘗勞也然則彼何得嘗整我何能嘗囂夫賊號令既一部分既定在塗而訓入境而誠此其整也我則不然寇至而會兵兵行以應敵諸將聚議不遏頃刻教旗分陳之法施于倉卒此其囂也何謂彼則人人趨利我則畏死而有遁心夫賊得吾一卒奪其衣裝足以自資此利近而易趨我衆力戰者多死先遁者或免而無誅

惡死而樂生人情之常凡此數者賊必勝之理其章灼如此某所謂未見禦之之策也又若內屬之戶為虜所取者固為虜用矣其未取者虜一擾之則我疑之我疑之雖未用已失之矣何者外為虜所擾內為我所疑必持兩端以自固此與虜用等也今未為虜擾者獨環慶諸族與保安胡繼諤耳不早圖之又將為其所擾矣某前謂當謹脩繼諤而虜不望者非繼諤之強能自支虜而莫能犯也某

事物
地

自延州萬安鎮抵其部族以及慶州之平戎
凡數百里居民殆絕但有種落耳是虜取繼
誇與侵延州之境不若取山外之境此特所
利先後取非可恃其不來也夫事四夷馳非
王事者今天子仁聖誠使虜不敢犯邊復何求
於虜哉此策之上也然未知何從而致此若
如某前歲所陳大將可也得以步卒三萬騎
五千部曲分畫各有定制此則有以待其來
而制之亦策之次也不然驟集他路之兵備

因物困

一月之餉嚴其部分明其金鼓輔之以屬戶破
其種落擾之困之有以俟其欵伏此又策之
次也捨是止用今日備禦之策但慮屬戶居
民大罹其毒被邊諸城盡為孤壘內地遠輸
日益愁怨且虜以利舉苟外無所掠必將攻
城日股月削塞邊遂盛當是時益兵之多調
發之勞恐不止今日而已願相公深慮之某
向欲以此陳畫聞孤上聽命以伏暮無狀被
命南去地優事簡於身甚幸苟循默無所建

伏暮物
于今物今
物幕

侵謀

事物
地

自延州萬安鎮抵其部族以及慶州之平戎
凡數百里居民殆絕但有種落耳是虜取繼
諤與侵延州之境不若取山外之境此特所
利先後取非可恃其不來也夫郭四夷馳非
王事^者今天子仁聖誠使虜不敢犯邊復何求
於虜哉此策之上也然未知何從而致此若
如某前歲所陳大將可也得以步卒三萬騎
五千部曲分畫各有定制此則有以待其來
而制之亦策之次也不然驟集他路之兵備

因物困

一月之餉嚴其^部分明其金鼓輔之以厲戶破
其種落擾之因之有以俟其欵伏此又策之
次也捨是止用今日備禦之策但慮屬戶居
民大罹其毒被邊諸城盡為孤壘內地遠輸
日益愁怨且虜以利舉苟外無所掠必將攻
城日股月削塞邊遂蹙當是時益兵之多調
發之勞恐不止今日而已願相公深慮之某
向欲以此陳畫聞^上聽^命以伏暮無狀被
命南去地優事簡於身甚幸苟循默無所建

子物于今物今
暮暮

昇疑閣
格疑閣
以格閣
和也也

昇物母
格物母
長似不強
蛇物他

明則異時公議恐難獨免然某今日言之必
以為妄願黜置凡格向秋以暨來歲幸視之
必將數驗不然者則我之天幸有二虜長死
一幸虜長不自將使蛇人分其兵來我驍將
或能禦之二幸非此二幸或有成功則某不知
也意激辭直不諱避忌諱維相公與二三同德
以天下大計留意觀省察其至誠幸甚幸甚
上陝西招討使夏宣徽小啟東都事畧夏諫
傳為陝西經畧安
按招討使利永興軍
某才到慶州聞任福兵敗徑赴鎮戎軍有不進宣徽

夏本中
今止之

非自字當
是指揮二
字耳

二日字於曾稟候二日命專輒事伏已具公狀中蓋事
出倉卒所謂失火之家不暇白大人而救火

非未援
也勢位
相後此
自白其
蹟何可
鄙之有
評者不
揣情事
妄議先
正所謂
責人斯
在難者
耶

援于竦以此加罪誠不敢辭伏望太尉原其初心少
賜寬假則終始幸甚非久當幕府

強至韓魏
遺東公為相
討時師魯
其英公不和師
魯於公處印論
英公事英公於
公處論師魯
以皆約不飛河南先生文集卷第六
遂事不怒不靜意不敵辭下

當時以竦為招待使以韓范為副最可笑可
痛宋廟堂諸公似明似昧害極不情歎於
汪原一事自是夷簡痿痺不知痛癢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七

書啟

荅環慶招討使范希文書一首

與范純佑監簿書一首

上環慶路招討使范希文書一首

在永寧寨荅秦鳳路招討使韓觀察議

出軍討賊利害書

與儀州曹穎叔殿丞書一首

賀參政范諫議啟一首

賀樞密富諫議啟一首

荅環慶招討使范希文書

建於違

拊於忤

去於今字
或當字

某自去門館若非有事陳啟未嘗通記左右近者再來關中伏聞軍政甚治雖欲作短牋胸中了無可說事用是輒罷豈敢懈也蒙賜手教至慰至拊兼承益地建柵却敵取勝蓋明公策慮素定濟之英果不然且為虜策矣自國家分命儒臣統制方面未有親總師律蹈履賊境如明公者誠懦夫所增氣也去

并再議與廊延合進若虜與廊延兵遇則環慶為奇兵應之與環慶遇則廊延兵亦然是乃首尾相應也今新柵既成當使狄青駐德靖為奇兵以相助亦一術也又虜異日之來不啻二萬之眾亦當有以待之又當使糧道易致卒戍易處援路易通羈屬之戶易以安輯然後有萬全之安書中令其暫到邠上去年曾奉教到濠州當以局事自守某深佩此訓今到才一月奉大府筦庫簿書尚未省

又復走道塗徒以自愧果若軍事期會則不敢辭如其博采論議則某之所陳不過前數事耳幸賜焘亮

與范純佑監簿書

導文將是
尊知

久不作書惟榮侍萬福前累得導文書讓官事極善然朝廷必更有教詔猶當委曲上陳自効恐太過况韓公亦讓必別有措置此事某嘗與識者論以內制外其體甚重則廉軼之勢不若學士也然韓公受之無疑其亦愛

廉車將是

將軍

其壯某

其專于國事而忘其身之危遂贊而美之某近得旨預聞軍事韓公既當行陣之責某豈能自必無軍行耶是某亦愛韓公而忘其身之老大凡為人佐者豈不欲其主人賢且用而預享其利耶某誠愚蔽在儒館幾十年一旦主人為武帥則從軍之行未易可期豈以此為利哉其始以狗國不謀其身為賢故喜韓公之不讓及見尊丈之讓謀身所以利

所務即

三夫字元日正
文字新殊改
作大按師魯
律希文為丈或
對其子言忘尔耶

利國家則又喜尊丈之讓尊丈知帥臣當以

不然則是父子
語耳又宋人
稱之曰百言文
論其喻

恭順為體而不以招討使為方面之寄此一事
某所未論

上環慶招討使范希文書

漢新漢
近聞統蕃漢之衆親至涇州涇關輔人心損然
帖息揆明公始謀捧賊豈自意不與敵遇耶

以身許國史冊所載雖舊勲宿將百無一二
况道德若公忠憤敢決乃至於此甚善甚善
定川之役雖速戰可咎然當其未敗時某與
韓公料其必敗蓋以事勢得之則似不獨主

斯時師魯
將罪也兵興五年我師之敗數矣能窮我之

殆無以對希
所敗則知彼之所以勝為敵所誘而取覆者

左支右吾不
特一事耳願明公深思其已然以為將來之

策特賜音教幸甚幸甚

此傳非也山後之敗實早在韓尹料
中上書書所謂大將兵法制不主
當勇逸我勞當整我置置有不敢
之理尹公數策廟堂置之若罔
聞尹公答之引半宿林玉露之言
不可放在胸中須實
將宋人
適蒙手教并示及慶州書前歲太計尉欲為此

害書

計當時慮雖破劉石尚有疑大國心又北患

未形國家當專力以天下之勢臨之必要之

搆量一平石元孫
番也

以盟則伺隙者自寢其謀所謂工遲不如拙
速某是以不敢異議今四路分統以本道言
之力役未休新兵未練部分初立蓄落方集
以此而揆他路雖不盡同大暨槩恐不異此若
未歲用之即未為晚此遲速各有時也然范
公欲破其合北之勢此憂國之深則不可不
熟思公云無大利亦無大害范公此說亦盡之
至于中使來督倉皇入界諸公當共顧大計固
知所議豈得稟命為忠餘俟面啟

與儀州曹穎叔殿丞書

按宋史曹穎時傳穎字力之直州人曾通判儀州

近者高軒過郡殊虧主禮別來未暇韓琦作書其才徒憂

辱手誨益認眷顧之厚種落畧漢人誠未當

州器轉運判官又提點陝西路刑獄

以常法繩之然漢人得歸反以盜罪加以深

憲此尤可憫落蕃者甚有竊其馬以歸者豈
可罪耶尋白帥府果蒙而輕之此甚平允

賀叅政范諫議啟

某再拜伏承入叅大政天下幸甚叅政諫議
居外日久士大夫延頸以竚德車之入今領

樞極不一月遂二宰政聖君之任賢大賢之
得君無讓前古士大夫傾耳拭目冀有所聞
見然專以聲譽為所聞事迹為所見者殆庸
者之耳目也必使君道日隆民心日康然後
恭政諫議之事業與國家同休於無窮識者
觀聽實在於此某被命戍邊但脩完守具謹
奉前降預議從容卒歲幸無他憂然即未知
何劫虜動果在何處虜數劫嘗以季秋暨仲
春又因月盛時則不甚攻城異時來恐或反

去物區。逐物
未物來。且
物且。政將
攻

痕於病或
是瘦字

此何者我嘗逆與之戰今欲以不戰而之安
知其不能就我不戰而為計耶觀今之為備
不過以故意待之是自許以知變而不知虜
之能應變也茲事未易可言惟恭政諫議終
始留意恭決之暇伏惟為國自重

賀樞密副使富諫議啟

再拜伏承入替機政天下幸甚明公前此兩
辭柄任士大夫以國朝以有未二府初拜遠能固
讓者啟有竊議何者養高遠權介者之所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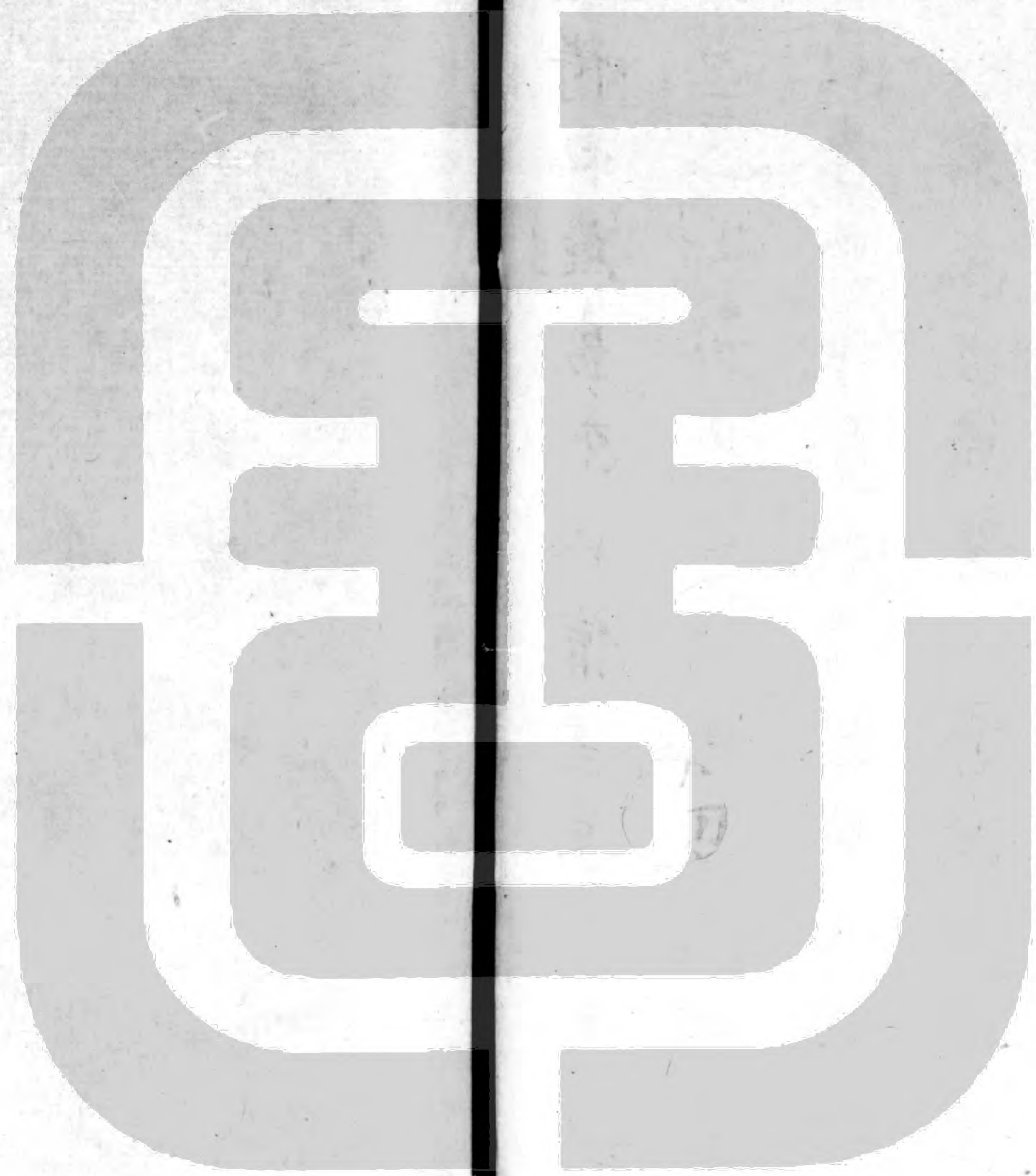
於通或
遠

似無闕文

尤於猶

經國成務英賢之通議與其追蹤於獨行不
若蒙利於當世——方今北有驕虜西有叛
羌王師屢殲士氣不振踈賤之人尤懷感情
况明公得君之深致位之尊論議易行謀慮
易信當此之際天下不高明公之讓明公豈
特以讓為高哉聖上奮然英斷申舉前命四
方聞者無不慶忭恭惟聖上倚注之意四方
屬望之心將與夔契周召為侷豈特房魏姚
宋而上哉區區戎夷安足為患某嘗學舊史

至願得私紀盛烈以備國史之闕不任祝頌之



書